

散文 随笔

朦胧初恋

夏春秋 (广州) 下

个澡，树叶碧绿，还闻得到一丝丝芒果飘香！悠然踩着单车，心情真好。突然听到一声娇脆的喊声，回头一望，只见清美婀娜地站在她家门口的一棵大树下，侧着身一手拿着木梳在梳理长长的秀发，一手拿着大浴巾，在树下让自然风吹干那刚洗过的青丝。原来我又不知不觉间已把车踩到她家门前。我嘎然刹车、下车，来不及掩盖兴奋和紧张的情绪，清美已披着长长的秀发走过来，拉着我的车把，连车带人“拖”进她家门前的小花园，利索地帮我把单车的撑脚放下，撑稳了车，就把我牵进家门，让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。然后笑嘻嘻却不无埋怨地说：“今天终于见到你了！新学期开学后大概很多课吧！我们旅行的照片呢？”她好象也在等待，这

一问让我从紧张的窘态中解放出来，醒悟到那一套旅行照片还放在车后的挂包里，赶紧取来给她。清美开心极了，几乎是从我手里“抢”下照片，让我在她身边坐下，一张张地一起欣赏。她目光流转，指着照片不停地回忆当时的情节，说到有趣的事，尤其说到我滑倒时的形态，就格格地笑开，一面抓起我的手，查看那已完全愈合的小伤口，开心地笑着在傻笑的我，仰头说：“真没事了吗？”纯情少女声和洗发香波的阵阵幽香，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幸福和晕眩，几乎醉倒了。心跳加剧、呼吸急迫，不知该说什么好，只好听她一个人不停地说着、说着。直到看完照片，才转到当时最时髦的回中国升学的话题上。

她说“回中国

考大学，想当医生；如果家里不让我回国，就和你一样当教师。”她爽快地说。

盛光“嗯”了一声，没回答什么，只是在欣赏她刚才不假思索、好似曾经深思熟虑回答问题的神态。他心里在偷偷地想：“两年之后她高中毕业，我也教够了三年书，那时有没有机会和这可爱的姑娘一起扬帆北返？”

离开她家后，盛光陷入柔情而朦胧的相思中。还有时骑车经过那熟悉的路，希望能再有遇上她的机会，但终于没有。

没想到，不久后他听说清芸跟着她哥哥北归了，是因为家里不放心一个女孩单独离家远行，还没有高中毕业，就让她跟着兄长去。我不知道她临走时有没有想到要和我告个别？心中顿感无比沮丧和难言的失落。

光阴似流水，转眼许多年又过去。我携妇将雏，从中国跑到陌生的弹丸之地、典型的商业社会、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的香港，从零开始奋斗。因为不少归侨几经思想斗争，不约而同地离开年轻时好不容易回归的神州大地。

在一次校友聚会上，盛光意外地听说清芸回国后确是实



头条 @那查自弄

现了她的志愿，考上了医科大学，毕业后自愿到偏远的山区当医生。艰苦的环境没有削弱她为贫苦百姓救死扶伤的意志，却夺去了她的健康，以至乃父长途跋涉，好不容易地从印尼经香港、再到澳门经拱北海关进入中国，再亲自到她工作所在的边远地区为她申请离境，带她回到了热带老家。这在印尼苏哈托时代，中国处于文化大革命即将结束、但尚未真正结束的年代里是罕见的，听说是因为清芸对当地老百姓治病救人的特殊贡献，地方政府特许她出境的。

在香港奋斗多年后，我萌发回到那三十多年来经常魂牵梦萦的第二故乡。在那曾经非常熟悉、而后变得陌生的地方，寻找青少年时的留痕，寻访旧日的同伴……

曾想去看看清美，他知道回清美也从神州回到印尼后，还住在她父母留给她的豪宅里，然而，走到那条旧日曾经惊鸿

一瞥看到她的路上、想到曾和她促膝一起、几乎沉醉在她如兰的呵气和洗发水香味中的情景。以及听她的娇脆言谈的时，我终于没去敲开那座已显得老旧、疲累的房子。三十多年过去了，大家都几经沧桑，可能她早就忘了那回上山旅行的往事，早已记不起我，即便见了面，也不知应如何谈起！况且，清美北归时不告而别，我虽曾失落，但也明白，在那次旅行中，盛光是天天在欣赏她的一切，而她的热情、烂漫、关怀、亲昵，却可能只是一个纯情少女天性的自然流露。换另一个和她一起旅行的朋友摔伤或走过她家门前，她一定会表现出同样的关爱和热诚。而我的温馨感受和思念，以及她不告而别后的失落，却是对小师妹的爱护之情中，掺杂了血气方刚朦胧的爱慕之情。许多事已随着人生的沧桑而远去，只留下几许可堪回忆的残片。

夏春秋

